

1105



宁波文史资料

- 国民党立法院内外
- 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
- 陈布雷与慈湖中学
- 国民党早期空军
- 《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
- 宁波商会五十年述略
- 宁波旧日的街道、街区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5

寧波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BACCTB/02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4年12月

主 编：王永杰
副 主 编：陆冰杨 宋静之
俞维均 成岳冲
责任编辑：王晓舜
编 辑：戴士清 李 军
封面设计：闻 言

宁波文史资料 第15辑

浙江省宁波市宁甬印刷厂
(宁波市兴宁路172弄—10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8.25
印数 2000 字数 19 万
浙出书临(34)第121号 定价3.90元

宁波市政协十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 任：王永杰

副主任：俞维钧 陆冰扬 宋静之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成岳冲 邹大鸣 陈宁雄

陈季达 金祖涌 袁元龙

徐良骥 翁大毛

前 言

自1987年印行出版“工商经济(老字号)”(《宁波文史资料》第6辑)始,至1993年印行出版《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宁波文史资料》第14辑)止,我们不间断地征编了9集专辑。这些专辑题材集中,史料丰富,为保存地方故实、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赢得了读者和史学工作者的赞许。

本书则是新近整理、编辑的一本综合性选辑,旨在补载因几年来接连征编专集而无法得到反映、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十分重要的史料。共包括六组内容:

第一组为“旧时法苑”,计5篇文章。开篇作是由原国民党立法委员、现任民革中央监委常委、我市政协副主席毛翼虎先生根据亲身经历精心撰成的《国民党立法院内外》,这是一篇史料价值甚高、文笔流畅朴直的回忆录,殊可珍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宁波司法界》、《解放前宁波律师界一瞥》等四文,分别叙述了旧时宁波司法界、律师界的内幕,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第二组为“人物述林”,计5篇文章。宁波名牧师范爱传所写的《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一文,回忆了当年对蒋氏夫妇在溪口两次参加礼拜的所见所闻;《我在赣州时与蒋经国的交往》、《蒋纬国支持创办上海奉化中学》两文则回顾了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三、四十年代的点滴往事;《陈布雷与慈湖中学》作者赤南(胡绳系),解放前曾出任慈中校长,为校务计,与陈布雷进行过多次接触,该文正是记录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俞志坤《我的二哥俞国华》简要叙述了俞国华早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情况,倾注了深

切的思兄之情。

第三组为“史海钩沉”，计3篇文章。《军统破坏宁波地下党组织纪实》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机构残酷破坏地下党组织、大肆围捕我地下党工作者的事实；蔡什屏所写的《国民党早期空军》一文，介绍了国民党创办空军的由来、过程和实质；《〈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是作者根据多次采访当年关于蒋介石身世调查组织者的笔录和查阅有关文献资料整理而成，如实记录了曾轰动一时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产生的经过与发表后的客观反响。

第四组为“工商沧桑”，计5篇文章。《宁波人开风气之先》反映了近现代宁波人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气魄与胆识；吕瑞棠所作的《宁波商会五十年迷略》，较系统地记录了解放前宁波商会肇始、演变及其衰落的经过；《先父胡孟嘉从事金融业的一生》、《鲍氏兄弟与商务印书馆》等文，或以事系人，或以人记史，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宁波人的经商才能。

第五组为“民情风俗”，计3篇文章。《宁波闲话》是一篇成于五十年代初期的旧作，所述旧宁波轶事、地方掌故，对于今人了解过去或研究历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宁波疾病史话片断》、《宁波旧日的街道街区》从动态角度展示了宁波社会变迁的某个层面。

第六组为“史料拾掇”，含3类。一为书信往来；一为地方文献；一为碑刻资料选载。

上述六组史料的来源，可以说是旧新结合，即一半遴选于积存稿件，而另一半则是最近征集到手的。所以，史料成文年代不一，风格亦有差异，但对于回溯宁波过去的人和事，却能浑然一体。检阅全书，我们还感到本辑史料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史料的统战性十分突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是每一个

作者的共同心声；第二，史料的三亲性较为显著，除个别文章外，绝大部分均为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根据其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实际情况撰写而成，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第三，史料的可读性有所加强；第四，裨于地方史研究的学术性史料占有一定比例，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作者及其亲友和有关部门的帮助，在此深表谢忱。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4年12月

目 录

前言.....	编 者(1)
---------	--------

旧时法苑

国民党立法院内外.....	毛翼虎(1)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宁波司法界	方 中(28)
解放前宁波律师界一瞥	俞学欧(36)
“俞孔讼案”追忆	金臻庠(42)
1948 年宁波的两件大案	陈谋璋(49)

人物述林

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	范爱倚(58)
我在赣州时与蒋经国的交往	陈志英(63)
蒋纬国支持创办上海奉化中学	毛圣栋(66)
陈布雷与慈湖中学	赤 南(69)
我的二哥俞国华	俞志坤(78)

史海钩沉

军统破坏宁波地下党组织经过	应黎晨 胡志萝(84)
国民党早期空军	
——我在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	

- 委员会任秘书时的见闻 蔡竹屏(94)
- 《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 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 王晓舟(111)

工商沧桑

- 宁波人开风气之先 张美珩著 冯孟颀校(124)
- 宁波商会五十年述略 吕瑞棠(129)
- 先父胡孟嘉从事金融业的一生 胡若谷(140)
- 鲍氏兄弟与商务印书馆 戴士清(148)
- “一毛不拔”
- 张新记牙刷厂创业史 张克瑾(154)

民情风俗

- 宁波闲话 快活老叟(162)
- 宁波疾病史话片断 吴元章(174)
- 宁波旧日的街道街区 李 政(181)

史料拾掇

- 沙文汉遗书五件 张令杭供稿(194)
- 宁波光复记 范贤方(200)
- 过帐须知 徐寄安(206)
- 有关清末宁波火车建站来往信函四则 陈善颐供稿(226)
- 近世碑文选载(5篇) (233)

* * * *

附录：

- 一、1994—1997 年宁波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241)
- 二、《宁波文史资料》第14 辑勘误表 (243)
- 三、《宁波文史资料》第1 至 15 辑目录分类索引 (244)

国民党立法院内外

毛翼虎

一点说明

这篇《国民党立法院内外》，是1962年我主持宁波市政协文史工作时，为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而写的亲自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实。

1947年大选产生的立法委员，任期是四年，就是说四年后又要全国大选。我任立法委员只有1948—1949两年，1950年初我就冒着生命危险从台湾逃回大陆了^①。后来到了台湾的这一届委员成为终生委员，直到1992年才全部退下来。我所记录的仅是在任两年间亲身经历。又因为我不善于交际，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所见所闻所历，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上年代较远，记忆不全，回大陆后又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搞得眼花缭乱，精疲力竭，写文史资料仿佛也是一个交代赎罪的任务，所以只能一鳞半爪的写了一些，原意是在文史资料室留一个档案而已。现在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翻出这篇陈年古董的史料，预备出版，交我校正，无奈我已是八旬老翁，记忆衰退，眼痒手抖，只能梦幻尘影略加增减，恐怕是难孚编者厚望。但有一点是可以告白于读者的，这完全是亲身经历，若有错误之处，则是我记忆上的不全。

国民政府的立法院是“五权宪法”中重要的一权，它与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并列，构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般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机构是决策机构，行政机构是执行机构，再加上监察机构。孙中山先生考虑到中国传统优良考试形式和司法特别独立性，把这二个机构的设置也提到五权中来了，这就是他的特色。五院中当然要算行政院和立法院最重要了，行政院是实实在在执行的机构，行政院长，是政府的首脑，相等于各国的总理大臣。立法院是议事决策机构，立法院院长，相等于各国议院议长。立法委员相等于各国国会的议员。除了选举总统、副总统、制订宪法等由国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外，其他一切诸如国家预算、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农业、水利、交通、粮食等等的法案都由立法院制订或通过。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首脑人选，皆须由立法院同意。对外宣战、讲和和订立条约，也须由立法院通过。因此立法委员就与国大代表不同，国大代表选举了正副总统，或制订和修订了宪法，任务就完成了，所以只给开会期间的车马费，没有工资，现任官吏都可充任，蒋介石就是奉化县选举的国大代表。而立法院是常设的议事机构，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发给工资。工资的数额，本来略低于部长，打从1948年我任立法委员所谓行宪立委以后，制订了国家文武级官员俸给表，文官最高俸给为每月800元，武职略低于文职，所以蒋介石依照总统支俸给每月800元，因为总统是文职。若依他武职特级上将的军衔支俸，则每月只有700多元了。此外，特任级文官都支最高俸，如五院正副院长、部长等，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大法官等亦比照支最高俸给。国民党军政撤退到台湾后，俸给情况有所改变，效法美国，总统支特多俸给，副总统次之，院长再次之，立法委员依照部长级支俸。原来没有俸给的国大代表，多失去官员的身份，无法生活，亦比照立法委员予以俸给。

我自 1948 年起参加立法院工作到大陆解放前夕为止，除了寒暑假休会期间外，大部份时间都在南京参加星期二与星期五的院会，主持人是院长孙科。其他的日子多参加委员会的活动。那时规定每个委员可以参加三个委员会，我参加的是法制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地方行政自治委员会，我还是法制委员会的召集人之一。后来我到了定海，又到了台湾，虽然没有去参加广州、台湾开的立法院会议，但和院外的委员亦多有联系，因此记下些琐屑情况，以供参考。

一、民选“立委”联谊会

国民政府 1949 年的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和国大代表选举搞得一样糟糕。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候选人，有些仍旧达不到票多当选的目的。选举国大代表时，象东阳县中央提名陈希豪为正式代表，马文车为候补代表，选举结果马文车的选票多于陈希豪；我们宁波，那时还属于鄞县，国民党中央拟将鄞县正式名额让给青年党，提名青年党党员陈荇荪为正式代表，不料未经提名的老国民党党员王文翰，靠公民联署的办法获得了选票的多数，这样就发生了矛盾。被中央提名为正式代表的人说其他的人应该退让；得票多数的人主张依照世界选举惯例，自然票多当选。这样就激起所谓票多当选的人到南京成立“民选国大代表联谊会”，向中央请愿，中央当然支持被提名的人。结果丑态百出。东阳县由中央提名的陈希豪去出席国大会议了，票多当选的马文车抬着棺材以表决心也去出席国大会议了，出现了“双胞胎”。宁波也是这个样子，陈荇荪、王文翰都去参加会议，闹得乌烟瘴气，一筹莫展。因此开国民大会时，有些“双胞胎”现象，国民党中央亦无可奈何。立法委员选举虽然比国大代表选举迟一些，也没有发展到象国大代表抬棺材那样严重程

度，但也出现一些类似的情形，这就是中央提名的人有些没有得到当选，而票多当选的却不是中央提名的人。象浙江省就有这样的事实：当时金、衢、严区提名为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楼桐荪，早年做过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是一位资深的立法委员，还做过立法院的秘书长，有过不少法学著作，与孙科、陈立夫等都有很深的交情，名气很大。偏偏有一个当浙江高等法院院长十多年的郑文礼，辞去省高等法院院长职务，去竞选立法委员。因为本省人地熟悉的有利条件所获选票就比楼桐荪多，中央叫他退让给楼桐荪，他勉强答应改任“总统府”顾问，这是一个挂空名的闲缺，使得他后来郁郁不乐而病死。我们宁绍选举区也有这样的情况，孙科有一个老同学张肇元，鄞县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曾任多年的立法委员，并且是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由孙科支持中央提名，结果也落选了。而浙江的刘湘女、杨云、钱瑛、岳树猷、毛翼虎等，中央都是提名为候补委员的，而实际选票多于提名为正式委员的而当选。这样的选举结果，使国民党中央大伤脑筋。曾经协商叫票多当选的人退让给中央提名的人成为候补立委或另行安排职务，那时我倒愿接受让位给张肇元博士，成为候补立委，因为他学识、资望都超过我，而且我所从事的是自由职业律师职务，没有什么东西失落。可是大部份票多当选的人，坚决不肯退让，友人中像汪少伦就是要竞选立法委员而辞去安徽省教育厅长，金绍先要竞选立法委员而辞去迪化市（今为乌鲁木齐市）市长职务，虽然被提名在候补委员之列而实际选票超过被提名正式委员的人，假使不是票多当选，则是“捉鸡不着蚀把米”，既丢了原职务，又做不到中央立法委员，这是不甘心的。这群人就仿照国大代表的办法，在南京发起成立“民选立委联谊会”，阻止我退让并促我即去南京参加这个联谊会，向中央请愿坚决主张票多当选。我记得当时主其事的是江苏韩同，集合了全国各地同样处境的几十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长陈立夫

交涉，还向当时开明人士邵力子、张治中申诉。那时候国民党中央已少约束党员的能力，加上各地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委曲求全，决定票多当选^②。张肇元后来被安排为立法院的秘书长，部长级别，俸给与委员相等。

二、“总统”选举和“总统”就职典礼

我在南京参加“民选立委联谊会”活动期间，正是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前后，好多国大代表是我的朋友，他们都裹入竞选“总统”的热潮，忙于应付各方的拉票。“总统”选举倒不成问题，笃定泰山的是蒋中正。后来也闹出一个国民党的元老居正，他辞去司法院院长职务来竞选“总统”，扬言说没有人来竞选，民主气氛不够，他来陪同蒋先生竞选。选举的结果，是意料中的几乎近全数的票投了蒋中正。问题的症结在竞选“副总统”，竞选的人有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莫德惠、徐傅霖等多人，蒋介石属意于孙科，李宗仁偏偏执着想当“副总统”，请客、拉票好不热闹，惹得全金陵城都震动。初选结果，于右任、程潜、莫德惠等被淘汰了，孙科与李宗仁两人，票数较多，但也均未超过半数，须要进行再选，这个时候选举正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蒋介石起初认为有他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当选“副总统”将不会有大问题，这个时候看到李宗仁咄咄逼人的声势也担忧起来，叫宋美龄出马亲自为孙科拉票。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则是四出奔走，我在国大代表朋友处，就曾两次碰到郭德洁。当时形势有利于李宗仁，一是人心思变，希望出现一个新的情况；二是蒋介石反共战争节节失败，美国对他失去了信心，流传着有“援华不援蒋”的暗流，加上李宗仁倾平生之力，拉被淘汰候选人于右任、程潜的选票。再选结果是李宗仁票数超过孙科，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③。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大失蒋介石的所望。原来说到国外去定制“总统”就职典礼时的礼服，后来说为了节约，不再定制。“总统”就职典礼就在国民大会堂举行，我作为立法委员，被邀请观礼。到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于右任、戴季陶、孙科、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顾祝同、吴铁城、邵力子、张治中等党国要人及地方头头都到了，还有各国使节。鼓号齐鸣，典礼开始，由国民代表秘书长洪兰友引路，蒋介石“总统”穿着传统的蓝袍黑褂礼服，背腰间斜披着一条丝绸红带。李宗仁“副总统”穿着一身军服，也同样斜披着一条丝绸红带，追随蒋介石之后，仿佛是一个卫兵，不和谐地随着洪兰友徐徐而出。由国民党中央常务监察委员会主席吴敬恒监督，宣誓完毕后由蒋介石作施政报告，重弹内政、外交反共老调，了无新意。最后由监督人吴敬恒讲了些勉励的话，就匆匆了场。

三、院长竞选中的风波

孙科做了多年立法院长，感到厌烦了，这次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满想选上“副总统”，不料落选，意灰心懒。这个孙中山先生的唯一公子孙科，既然当不上“副总统”，除了立法院院长以外，实在没有更适当的地位去安置他。蒋介石示意希望孙科继续当立法院长，得到多数立法委员的同情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竞选立法院院长，却轻而易举，没有多大活动，我们仅到他傅厚岗住宅赴了一次招待宴会。竞选立法院副院长的情况就不同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原是国民党CC系的头子，陈立夫当过多年的组织部长，也当过教育部长，地方干部属于CC系的最多，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国民政府既从“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应该还政于民，实质上国民党为排斥共产党而实施宪政，但形式上也不得不增强议会的决策权力，因此立法院的正副

院长人选非常重要，起初的希望是孙科当副总统，让陈立夫来当立法院长，孙科竞选副总统偏偏落选，这就打乱了计划，孙科既然竞选立法院长，陈立夫不得不求其次，竞选立法院副院长。那时有一股反 CC 的势力，也非常强劲。CC 系在院外成立“革新俱乐部”来拉拢立委；黄埔系、三青团等反 CC 派系联合起来，成立“新政俱乐部”；老牌的政学系也不甘寂寞，成立“民主自由社”，其他还有什么“星六座谈会”等等，常常开会、座谈、聚餐，都想在立法院中形成自己的集团力量，纷纷提出副院长的候选人，如资深外交家颜惠庆以及吴铁城、黄绍竑，但比较集中的是傅斯年（孟真）。此君与罗家伦是五四运动时著名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学者名流，平时有“傅大炮”之称，在派系上也比较超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使陈立夫竞选副院长非常吃力，不得不到处奔跑，我的地方他就来过。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大民主思想”，立法委员们说：院长是从立法委员中推选出来的，既然可以当立法委员，就有当院长资格，因此个个立法委员都应该列为正副院长的候选人，这种想法居然在会议上通过。这就出现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我没有研究过选举史，当时立法院中都这样说）最长的选举票，把所有立法委员当然也有我的名字在内，都列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候选人。竞选副院长的陈立夫等（傅斯年当时在美国，到选举以后才回来，他的竞选是新政俱乐部等代他活动的），只好把自己的座号印在名片上分别拜访各位委员，希望在自己座号名字上画上一圈。

这是一次最分散的选票，好多人分别选了自己。选举结果：孙科以绝大多数票当选院长，陈立夫以微弱多数票当选副院长，傅斯年的票数也不少。这说明当时对政府的离心力量愈来愈明显了。